

我说 河洛文化

人文厚重话山化

偃师市山化镇是洛阳东部的一个历史文化重镇,它处在邙山以南的郑洛交界处,素有“洛阳东大门”之称。这里的名人墓冢和人文典故,彰显着河洛文化的深沉与厚重;这里的窑洞民居和庙宇建筑,诉说着河洛文化的魅力与特色。

1 忠心耿耿周大夫 一腔碧血照汗青

山化镇,因最初由山疙瘩村和化村组成而得名,其中的化村与东周政治家、周大夫袁弘有很大关系——清朝《偃师县志》记载:“周袁弘墓在县东十里化村西北山上。”

袁弘,字叔,是东周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史料记载,袁弘经历了周灵王、周景王、周敬王时期,一生都在为周王室操劳。

去年,伊川徐阳墓地再次发现陆浑戎王级大墓的消息让很多人重温了陆浑戎被晋国所灭的历史。当时,晋国派使臣见周王,请求祭祀洛水和三涂山。正是袁弘看穿了晋国攻打陆浑戎的真正意图。《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晋侯使屠蒯如周,请有事于雒与三涂。袁弘谓刘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陆浑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君其备之!’”

2 众多历史名人 长眠山化厚土

“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山化,正处于邙山的“龙头”之地。

一代名君商汤王,安葬于山化镇商窑村邙岭之上;一代名臣袁弘,死后葬于山化镇化村的邙山脚下;中国书法史上三位领军人物——汉魏时期楷书鼻祖钟繇、开盛唐一代书风的颜真卿、明清之际蜚声中外的书法大家“神笔”王铎,均长眠于山化镇,三座墓园,依邙山,傍洛水,一线排开。

颜真卿墓位于汤泉村村口。墓前立着3通墓碑,位于东西两侧的墓碑分别立于明、清时期,明碑上刻着“唐大师颜鲁公真卿墓碑记”字样,清碑上刻着“福唐赠司徒谥文忠颜鲁公之墓”字样。

碑文记载,明万历年间,吕纯如奉命到偃师当知县,在考察历史古迹时,发现了颜真卿的墓,当时墓已被人破坏,他连忙派人清除杂草、重修墓地,并立下墓碑提醒附近民众。到了清朝,知县汤毓倬对颜真卿墓再次

袁弘闻名于后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跟孔子的关系。《史记》《礼记》等文献都记载了孔子请教于袁弘的故事。《孔子家语·观周》记载:“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袁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

不过,袁弘因卷入晋国内部权力斗争,最终被周敬王当成“替罪羊”杀害。相传,由于袁弘无罪被杀,冤气不散,蜀人藏其血,三年后化为碧玉。后人为了纪念袁弘,就把其下葬的村子称为“化碧村”,这就是化村村名的由来。

实际上,山化镇还有游殿村、光明村、新明村等5个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涌现出了“老实官”蒲挺达、抗日名将张之朴等众多知名历史人物。

3 巍巍皇家建筑 至今留有遗存

山化镇不仅有名人墓葬群,还有历史文化建筑群。宋会圣宫遗址群、庙宇文化群、传统民居与民俗文化建筑群(含窑洞集群)、邙山自然景观群等景观群,宛若颗颗明珠,散落其间。一个小镇,竟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5处!

寺沟村凤凰山上的会圣宫原是宋仁宗的行宫,因为北宋的皇陵区在偃师和巩义,到宋仁宗时,为免祭奠奔波之苦,北宋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宋仁宗精心选址,在相邻的凤凰山上即现在的寺沟村,历时4年修建规模庞大的行宫“会圣宫”,其中的“圣”指的应是宋仁宗之前的三位国君。

随着北宋的灭亡,会圣宫也在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被金军付之一炬。记者近日在现场看到,如今的会圣宫除了一通巨碑和一根拴马柱,地面的建筑均已被毁。目前遗存的会圣宫碑,高9.2米,被誉为“中原第一碑”,碑文详述了会圣宫的由来和经过,描写了会圣宫的地理位置、建筑的宏伟壮观和“奉安圣容”礼仪的隆重,以及“土庶朝谒”的盛况,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同样位于寺沟村的玉帝阁重建于明代,曾是会圣宫的一部分。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重修,与会圣宫碑相邻。玉帝阁内有嘉靖年间壁画,其中屋顶雕梁画栋,绘有精细龙纹,工艺精美绝伦。2015年,玉帝阁被列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另外,该镇还有为纪念清代治水英雄黄守才修建的九龙庙,以及古龙泉寺、云城寺、卢医庙等庙宇文化群。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伊洛河流经山化镇,过去这里有不少渡口,方便来往行人。如今,随着交通的发达,渡口大多已被废弃。但因为偃师市区和巩义市区之间绵延近10公里的伊洛河上没有桥,至今伊洛河山化段仍保留了4个渡口:石家庄村渡口、寺沟村渡口、台沟村渡口、山化村渡口。

厚重的历史孕育出灿烂的文化,至今绵延不衰。近年来,该镇党委和镇政府接连创作出《大唐忠烈颜真卿》《老实官》两部大型历史古装戏剧,举办商汤文化研究会、“颜真卿杯”书法大赛、“化”姓寻根祭祖大典等,让这座千年古镇焕发出勃勃生机,更让黄河文化“声”入人心。

本报记者 刘嘉仪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馆试运行,记者前往打探——走进数字馆,开启“最早中国”探寻之旅

记者从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获悉,自2020年12月30日起,该馆新建的数字馆投入试运行,通过先进的数字技术全面复原展示以二里头遗址为核心的二里头文化整体面貌。数字馆里都有哪些亮点?记者近日前往打探了一番。

“最早中国”探寻之旅 让游客乐享沉浸式体验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馆位于该博物馆二楼,主题为“‘最早中国’探寻之旅”,内设“最早中国”“赫赫夏都”“敬天法地”“王室巧作”“探秘未知”五大篇章,全面复原展示了以二里头遗址为核心的二里头文化整体面貌。

在数字馆中,沉浸式体验既给游客以强烈震撼的视觉冲击,也为探寻之旅增加一种神秘感。

比如,“最早中国”展示区内,沉浸式的三折幕以三维特效呈现了二里头遗址的诸多“中国之最”——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官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被誉为“华夏第一龙”的

绿松石龙形器等。“赫赫夏都”展示区,37台投影机打造的沉浸式三维影像空间,向游客展示了夏王朝的各项“国之大事”,如战争、祭祀、文化交流等。

“敬天法地”展示区,让游客身临其境地体验夏朝先民们面临的自然条件,当屏幕上出现刮风、下雨、闪电的场景时,在特效装置的运行下,真的有风刮在脸上、有雨水打在身上、有闪电出现在眼前。

“王室巧作”展示区,即青铜器作坊、绿松石作坊互动式场景体验区。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看到工匠们为王室打造巧夺天工的青铜器、绿松石器的过程,还可以通过手势感应互动装置、触摸“数字工作台”,亲自体验青铜器、绿松石器的制作工序。

数字馆每日开放4场 暂无须预约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侯玉珂说,经过考古工作者60多年来的不懈努力,如今,借助多学科、多领域的考古成果已经能够较为清晰地描述夏都二里头的整体面

貌。新建成的数字馆正是依托大量考古成果并结合合理推测建设的。

“数字馆的建成意味着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成为我市第一座‘实体数字博物馆’。它不仅是助力文物‘活’起来的一项具体举措,同时也为文化传播插上了一对数字翅膀。”侯玉珂说,下一步,该馆将根据运行情况和游客反馈,不断对数字馆的展示内容进行调整提升,进一步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的感受。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信息部副主任李鑫说,数字馆每日开放4场,开放时间为10:00至10:40、11:00至11:40、14:00至14:40、15:00至15:40。目前,游客暂时无须预约,未来将实行手机预约参观制。

本报记者 刘嘉仪

扫二维码,观看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馆视频



敦煌、云冈及龙门石窟的展品是如何“走”下山崖“走”进展厅的?

“千年石窟”是这样打印出来的

奉先寺数字回归的佛首、三大石窟联展上古阳洞的四大龕、云冈石窟9米多长的七立佛……您可知这些让千年石窟从崖壁上“走”下来的数字展品,其实都出自一个地方?

近日,记者来到美科图像(深圳)有限公司(简称深圳美科),发现这里不仅有龙门石窟的数字化文物展品,包括敦煌石窟、云冈石窟、山东青州博物馆、山西永乐宫壁画等不少文博界的数字展品,也是从这里制作出来的。



上色师为3D打印展品上色

1 石质不同,3D打印方式也不尽相同

记者走进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的深圳美科时,发现这里仿佛是一座浓缩的石窟寺博物馆,来自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等世界文化遗产的“造像”比比皆是。不同的是,工作人员有的正在给这些“造像”上色,有的正在组装,还有刚打印出来的10米左右的“造像”,连上面的凿痕都和文物本体毫厘不差。

在生产车间内,20台2米高的超大型FDM 3D打印机正在同时作业,随着打印喷头一圈圈打印,3D打印的产品逐渐成型。不过,3D打印的过程属于慢工出细活,以云冈石窟第12窟的整窟打印为例,20台打印机24小时不停作业,一直打印了半年多才完成,而上色

又花费了8个月时间,这座宽11米多、高9米多的洞窟,整体打印下来需要一年半以上时间。

然而,龙门石窟的“造像”并不适用于这种打印方式。该公司3D打印技术负责人陈少康介绍,云冈石窟的岩石为砂岩,颗粒较粗,在雕刻时无法塑造微小的细节。而龙门石窟的岩石为石灰岩,石质细腻,雕刻细节极为丰富,尤其是一些浅浮雕的细节,用这种打印方式可能会造成微小细节的丢失,不能完美呈现造像的精美。因此,对于龙门石窟的数字化展品,他们采用的是光固化技术,这种3D打印技术是目前文物应用领域最先进的技术,也是精度最高的。

2 为将展品做出质感,千里带回龙门山上的岩石

在该公司的另一个工作间,记者看到了光敏树脂激光打印机,一件刚打印好的龙门石窟的天王头像正从乳白色的液体中缓缓而出,原件是海外回归的一件文物。

工作人员介绍,这种乳白色的液体是一种光敏树脂,通过激光进行固化,工作台每次下沉0.05毫米,打印一个横截面需要20秒,像这件天王头像,打印完成大概需要24小时。此前打印的龙门石窟和134号龕等四大龕,都是用这种方式打印出来的。不过四大龕加起来将近10米,高2.75米,仅一块块打印出来就耗时3个月。

“造像”打印出来,只是完成了第一道

工序,接下来还需要进行模块拼接、设计制作支撑结构、表面缺陷精细化处理等工序,成品才能最终呈现出来。

“不同的石窟雕刻的石材不一样,质感也是不同的。”陈少康说,他此前专门把龙门山上的岩石带回来,通过仪器分析其成分,配制特殊的涂料,让做出来的成品呈现出和龙门造像一样的质感。

有了质感,上色依旧同样重要。杨木兰是一名上色师,她说,一尊高约30厘米的菩萨头,全部上色做旧就需要一周时间,有时候半天只能做旧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色是3D打印的最后一道工序,因为材料是树脂,所以作品完成后重量可能只有原件的1/10还不到。

3 海外回归的龙门石窟文物,将全部进行3D打印

与我们同行的还有来自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文物数字化团队负责人李志荣。她说:“3D打印的前提是现有文物的三维数字化,得到的数据越准确,后期做出来的展品才越精准。当下我们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不仅仅是原址的保护,更要通过数字化让其‘活’起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到,龙门石窟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诸多有益尝试,这也是古迹文物数字化保护的有效手段。”

龙门石窟研究院信息资料中心副主任高俊说,从2019年开始,该研究院和浙江大学及深圳美科合作,已经打印出古阳洞四大龕和高树龕,以及奉先寺数字回归的佛首和佛身,目前正在打印的是部分海外回归文物。

“目前从海外回归的8件文物,我们已经打印了2件,计划全部打印出来。”高俊

说,将这些海外回归的文物进行3D打印,对于下一步进行虚拟复位研究、身首合一的完整呈现及爱国主义教育等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去年龙门石窟举行的两次大规模外展都非常受欢迎,为了让更多精美造像“走”出去,此举既是对文物本体的保护,也是传承弘扬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有效手段。

今后,随着龙门石窟更多的对外巡展,越来越多的数字展品将“走”向世界各地,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欣赏到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魅力。

本报记者 李砺瑾 文/图



Advertisement for 'Fou Studio' (弗点工作室) featuring a 'Statement and Notice' (声明·公告) section. It includes information about lost items, business notices, and contact details for the studio.